



保羅·哈里斯
芝加哥扶輪社



以你的父母是扶輪社員為榮？

恢弘 (而且偉大) 的傳統

有些扶輪家庭可追溯到五代以前



保羅·哈理斯和他的妻子珍沒有孩子。他們把扶輪視為他們的大家庭；他談到每個國家都在「世界大家庭」中佔有一席之地。自1905年起，扶輪社員就從自己家將這一訊息傳遍全球。

「長大後，我聽到了兩個傳奇人物的故事——我的曾祖父和保羅·哈理斯，」盧安·阿雷登多(Luanne Arredondo)說，他的曾祖父埃澤基爾·卡貝薩·德巴卡(Ezequiel Cabeza De Baca)於1917年成為新墨西哥州的第二任州長。「他是阿爾伯克爾基(Albuquerque)扶輪社的社員。20年後，他的兒子——我的祖父——加入扶輪。我記得我

們越過邊境到華雷斯(Juarez)那次旅行，我的家人在那兒幫助了一家孤兒院，並為窮人建造了房屋。我的父親，另一個以身為扶輪社員為榮的人，曾經告訴我，保羅·哈理斯會為我們的家庭為榮。他會說，「盧安，女人不允許加入扶輪，但有一天，女人會被允許加入。」

今天，大家稱她為盧媽媽，是5300地區總監，也是加州新授證的大聖加布理埃爾谷(Greater San Gabriel)扶輪社的創社社員。她是許多第三、第四、甚至第五代扶輪社員之一，他們的家庭故事和哈理斯的扶輪徽章一樣古老，也和今年新加入的社員一樣新穎。

第四代扶輪社員克雷格·霍羅克斯(Craig Horrocks)是大洋洲9920地區總監當選人，他有一本哈理斯1928年的自傳《扶輪創始人》，是他的曾祖父喬治·福爾茨(George Fowlds)爵士的。1920年，福爾茨在美國旅行時與哈理斯會面後，他滿懷服務和友誼的精神，搭船回紐西蘭奧克蘭，希望創立南半球第一個扶輪社。但澳大利亞人搶得頭籌，在他之前，於1921年4月成立了墨爾本扶輪社。福爾茨的安慰獎是一本哈理斯的書，上面刻有熱情洋溢的題詞：敬贈令人尊敬的喬治，他對扶輪的熱愛是這個運動的亮點之一。保羅敬上，1928年4月3日。

撰文：KEVIN COOK | 繪圖：GREG CLARTE



戴夫·斯蒂爾瓦貢
楊斯敦扶輪社

俄亥俄州的戴夫·斯蒂爾瓦貢 (Dave Stillwagon) 是第四代扶輪社員，也是楊斯敦扶輪社 1927 年起連續第四任社長。

「我的曾祖父那一年加入，後來擔任社長，」斯蒂爾瓦貢說。「我的祖父跟著他進入扶輪——他真的別無選擇，因為我們的族長不會讓他娶我的祖母，除非他加入扶輪。」

今天，斯蒂爾瓦貢將扶輪原則帶到他作為楊斯敦社區矯正協會執行長的工作中，該協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幫助那些被判有罪的人過渡到俄亥俄州東北部有生產力的生活——他認為這一職業是「扶輪的延伸。他所從事的工作是如何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該組織使用認知療法來幫助那些它所服務的人「拋棄犯罪行為，把他們的生活看作是做出更好

選擇的機會」。而且它起作用了：在三年內回到監獄的客戶不到 23%，這個比率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準。

「我堅信，我們誕生在這個地球是有原因的，」他說。「服務他人是其中一個原因。」

像斯蒂爾瓦貢和其他許許多多幾代人都是扶輪社員的家庭一樣，馬葛札夢·高野十八世

助度過危機。)

高野記得他第一次看到一張褪色的黑白照片時，照片上是甲府扶輪社的一次會議，他的祖父是該社的創社社員。

「在照片中，我的祖父戴著扶輪徽章，我開始思考他為什麼加入，」他說。等到他自己成為社員時，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助人和建立人脈。」

「我父親教我的四大考驗強調



馬葛札夢·高野十八世
甲府扶輪社

(Magozaemon 「Mago」Takano XVIII) 相信，他的家族的傳統和扶輪組織的傳統相得益彰。我父親告訴我，我們事業的價值與扶輪相似，」日本 2620 地區前總監高野扶輪社社員高野說，高野市位在富士山腳下，人口約 20 萬人。從 1568 年開始，他的家族開始透過賣鹽，幫助推動了甲府 (Kofu) 的發展。(16 世紀，甲府地區鹽荒時，第一位馬葛札夢幫

服務、聯誼、多樣性、誠信和領導力等核心價值，」他說。

「同時，像我這樣的年輕專業人士能與我可能永遠也見不到的商界和地方領導人互動。高野的兒子 Yasuto 最近以他的祖先為榜樣，成為甲府扶輪社的第四代社員，該社將在 2020 年慶祝成立 70 週年。「四大考驗對於他那一代人來說同樣重要，」高野說。

「一個區別可能是，透



阿達爾貝托·羅霍 馬紮特蘭扶輪社

過不斷增長的全球扶輪網路，我的兒子有更多的機會。我希望他像他的祖先一樣，以成為一名扶輪社員為榮。」

瑪爾塔·奈特 (Marta Knight) 在加州和墨西哥交界處長大，現在是 5340 地區總監，該地區包括加州的聖地牙哥郡和帝國郡。她的祖父阿達爾貝托·羅霍 (Adalberto Rojo) 是墨西哥馬紮特蘭 (Mazatlan) 的一名扶輪社員，但她的父親也叫阿達爾貝托，也是蒂華納 (Tijuana) 的兩屆地區總監。她說，他完全致力於扶輪社。「我告訴所有人，如果他們製造了扶輪尿布，我會穿，」奈特說，她已入籍美國，是她地區歷史上第一位拉丁裔領導人。「我童年的每一個回憶都有扶輪。」

她回憶起每週一次的裝配線，她和兄弟姐妹們幫助父親準備他的通訊《El Chapulon Rotario》（字面意思是扶輪炸

蝨），以便分發：「我們把它們折疊、裝訂和貼上標籤，貼上郵票，然後運到郵局。」她爸爸的公事包上貼滿了他到過的扶輪會議、地區年會、和國際年會城市的貼紙。當我被加冕為蒂華納扶輪社的社長時，我的父母非常引以為榮，但我父親卻沒有參加我的高中畢業典禮。

2003 年，奈特和她的丈夫比爾在一次房地產午餐會上，發現自己坐在一位著名的房地產經紀人旁邊。「他穿著西裝和戴著扶輪徽章。我說他讓我想起了我爸爸。他問我是否知道扶輪。我回答當然知道，於是他邀請我加入。我迫不及待地給在提華納的母親打電話：『媽媽，有人邀請我加入扶輪！』」

作為聖地牙哥的一名貸款官員——以及該市的西班牙裔商會主席——奈特專門協助非英語家庭購買他們的第一間房子。作為地區總監，她促進墨西哥-美國的合作，並跨越邊境，加強與 4100 地區的聯繫，她的父親曾經管理過該地區。「我很榮幸能追隨父親的腳步，」她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說『扶輪給平凡人機會去做非凡的事情：改變生活。』我喜歡做一個每天努力去實踐它的平凡人。」

隨著扶輪社進入 2020 年代，越來越多的扶輪社員發現自己來自人口小膨脹那幾代。

愛荷華市扶輪社社員安·

派克 (Ann Parker) 是第五代扶輪社員——或第九代，取決於你是如何認定，家族有一邊有四個扶輪社員，另一邊五個。中西部人瑪麗·沙克爾頓 (Mary Shackleton) 是第四代扶輪社員，她離開印第安那州前往紐約市大都會扶輪社，那裡的社交活動包括中央公園的



瑪爾塔·奈特 丘拉維斯塔 日出扶輪社

音樂會和前往大都會美術館。她的父母，「沙克」和威爾瑪，是印第安那州阿提卡-威廉斯波特 (Attica-Williamsport) 扶輪社的前任社長，在擔任 7230 地區助理總監後，威爾瑪在 6560 地區擔任同一職務，瑪麗現在是她地區的總監當選人。

加州柯洛納多 (Coronado) 扶輪社的娜塔莉·貝利 (Natalie Bailey) ——她的母親蘇珊娜·波普 (Suzanne Popp) 是該扶輪社的第一位女社長

——是另一位第四代扶輪社員。26歲的貝利也是在2月授證的科羅拉多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我有第一次參加扶輪會議的照片，那時我才5天大，」她說。「我是第一個接受保羅·哈里斯獎的新生兒，由保羅·普盧姆(Paul Plumb)替我捐獻，他去年把我正式引入扶輪社。」她說，和她一樣年齡的扶輪社員們「想要像其他人一樣回饋，但我們沒有像年長社員有那麼多的時間」，「或者，更

晚會和一個酒吧巡遊——這兩項辦得非常成功。」

2013年，賈姆希德·瓦濟夫達爾(Jamshyd Vazifdar)加入孟買(Bombay，舊名)扶輪社，該社社員非常注重傳統，從未改名為孟買(Mumbai)扶輪社。他的曾祖父諾羅吉·瓦濟夫達爾(Nowroji Vazifdar)於1950年加入孟買扶輪社，隨後他的兒子賈姆謝德(Jamshed)和孫子(賈姆希德的父親)諾羅茲(Nowroze)自1994年以來一直是該扶輪社的成員。

還有尼古拉斯·哈菲(Nicholas Hafey)，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是澳大利亞的扶輪社員，父親菲爾·哈菲(Phil Hafe)是9650地區總監。尼古拉斯去年正式加入勞里敦(Laurieton)扶輪社。

埃蒙·惠勒(Eamon Wheeler)在去年17歲時繼他的曾祖父，祖母英格麗德·布朗(Ingrid Brown，2009-10年度7930地區總監)和母親之後，進入麻薩諸塞州洛克波特(Rockport)扶輪社，因為他的朋友太忙，無法協助他成立一個扶輪少年服務團。藉由參加並忍受該地區每年一度的冰海跳水，來為2018年根除小兒麻痺籌集資金，他證明了自己的勇氣；那次跳水是2月份在波士頓附近冰冷的大西洋海岸



娜塔莉·貝利(5天大)
柯洛納多扶輪社

舉行的。

和我們已有114年歷史的扶輪組織本身一樣，多代扶輪家庭將新思想與久經考驗的傳統相結合。那種現象的最佳例子莫過於加州的盧·阿雷頓多(Lu Arredondo)媽媽和她的



諾羅吉·瓦濟夫達爾
孟買扶輪社

直接的說，有那麼多的錢。扶輪社員提供的許多服務是開大張支票，這是慷慨和非常有影響力的，但年輕一代沒有這麼多錢可捐，因為還要支付昂貴的午餐會議費用和每年會費。因此，我創辦的扶輪青年服務團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社交和建立人脈的活動——一個猜謎



賈姆希德·瓦濟夫達爾
孟買扶輪社

家族。

「我八年級時就開始理解扶輪的影響，」她 19 歲的兒子布萊恩·阿雷登多 (Bryan Arredondo) 說。「我媽媽的扶輪社沒有足夠的錢



埃澤基爾·卡貝薩·
德巴卡
阿爾伯克爾基扶輪社

送兩個學生去青少年領袖營，但在另一個扶輪社的協助下，我得以參加。我學到了領導力和人際關係，並在高中一開始就參與扶輪少年服務團。他和 30 歲的哥哥札卡理·塔迪安 (Zachary Tadian) 對於扶輪耳濡目染，迫不及待地想參加。去年 4 月，他們和母親一起創立了大聖加布理埃爾谷 (Greater San Gabriel Valley) 扶輪社。

「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員都在問，『我們如何設法讓年輕人參與進來？』盧說。「我們的創新理念是讓他們負責。」新扶輪社為年輕會員提供會費折扣、有彈性的會議日程，以及為了健康和福祉以及 Z 世代和千禧世代專門成立小



盧媽媽阿雷登多
大聖加布理埃爾谷扶輪社

組，預計到今年年底將有多達 50 名社員。

「作為第五代扶輪社員的一大挑戰，」札卡理說，「是做好第五代扶輪社員。我們發現傳統扶輪社不適合我們。它不夠吸引人。所以媽媽說我們應該追隨我們曾祖父的腳步，成立一個能協助扶輪邁向未來的扶輪社。」

「這並不容易，」新扶輪社的創社社長布萊恩 Bryan 補充道。「當我們參加地區活動時，有些扶輪社社長不願意看到和我同齡的人擔任領導職務，和他們坐在同一張桌子。但是，我們有盧媽媽在後面支持我們，她告訴我們要繼續勇往直前。她提醒我們，保羅·哈理斯在創立扶輪時只有 36 歲。他說，必須與時俱進才能保持重要性，他會很高興看到我們與時俱進。」

回憶起早年她與父親一起參加的那些會議，盧說，

「我仍然能聞到雪茄的味道。」但傳統會改變。「在那些日子裡，誰預測到女性會被



布萊恩·阿雷登多
大聖加布理埃爾谷
扶輪社

接納為社員？」盧的曾祖父可能會驚訝地看到她在禁菸室主持會議，但它仍然是扶輪社。該社例會最近一位出席者是盧的孫女喬伊 (Joy)，她戴著自己的徽章，盛裝參加會議。現在，兩歲的喬伊會成為扶輪首位第六代社員嗎？

Kevin Cook 的新書是《瑞格利棒球場的十局：史上最狂野的球賽，棒球在懸崖邊》。

國際扶輪社長梅隆尼鼓勵社員找機會向扶輪介紹他們的家人。請到梅隆尼的臉書團體「扶輪家庭」[facebook.com/groups/rotaryfamily](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rotaryfamily) 分享你的家庭故事。